

卡脫探案
集之八

鐘樓怪人

假王案

一天，卡脫的寫字間內，有五人聚坐，一個是溪克，一個是卡陸沈國——在法國西南一小山國——的陸軍大將慕司凱白里，一個是慕司兒子參將爰谷，一個是卡陸沈國王仇曷姆的妹妹納漢棣娜公主，一個是卡脫主人，五人互商卡國一件內亂的事情，因為陸軍副將傳殿諾要圖謀不軌，那時慕司道：「卡脫先生，這事很詭秘，不可測度，你知道我在本國，實在是三朝元老，現在王的爸爸和祖爸爸，都是我所臣服過，今王的信任我，好像兒子信任爸爸一般，現在忽爾變心，竟拒絕我不見，在我有事進去啓奏，必傳諭阻止道：「要見你的時候，自會來召你，不久，就下諭旨，削我兵權，」下一天，又奉諭革去我外交官職，我因此很懷疑，一天進御花園，見王散步於草地，我特地趕向前去，跪請所以遞職的緣故，王絕沒有一句說話，反而命侍衛快快送我入獄，我乘機越牆而出，特就你先生請教，因知你會和俄國王有一面的認識，我逃到此地，才知道公主納漢棣娜和我兒爰谷，也在這裏，咳！卡脫先生，此事奇幻莫明，我看今王的容貌身材口音，絕不和從前稍有不同，但我的意想覺得他不是我從前的王，他從前很優待我，既像教師，又像知友，現在忽而無故恨我遺棄我如此，以前王又非常愛他的妹妹納漢棣娜公主，今日看她如眼中釘，竟要強逼她嫁一個不是意中人，目下別無他法，惟有請你大駕到我做國，替我們偵查這疑案，那不但是我個人的幸運，亦我全國上下的幸運，我

年雖老，心還少壯，我愛我國，愛我王，故愛我王的公主，無異愛生命，倘使國內果有圖謀不軌，必竭力除掉，到死為止。且我兒年富力強，也很明白盡忠盡孝，能承我的志，一定要使此事水落石出，故請你和我們同走一趟。」慕司說着，公主納漢棣娜握卡脫手臂道：「卡脫先生，我不自居公主地位，把常人的資格，求你助我。」卡脫笑應道：「是，我很樂于効勞。」公主站起來道：「聽好，這是我最重要的命令。」慕司父子，低頭聽命，公主道：「我們既處患難，涉爵位高下的分別，我叫納漢棣娜，你們只可把納漢棣娜稱我現在我們的權，盡委於卡脫先生，他有所命，完全應該遵行，二位將軍知道麼？」慕司父子，連連答應，旋向卡脫鞠躬道：「我們願意遵你命令。」納漢棣娜道：「卡脫先生，從今天起，雖我亦惟你的命令是從。」卡脫道：「蒙公主委任，敢不盡力。現在且去晚餐，明天我們當出發到貴國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好。」於是各赴餐室，晚膳已罷，再集在卡脫的寫字間，公主道：「卡脫先生，我想要到外面去買些應用的東西，你想可以去麼？但須有人護衛為妥，所以我和溪克先生商量，他願護我出去，參將愛谷亦同去，於是你和慕司可商量辦法了。」卡脫道：「好，既有二君保護，諒可平安無慮。」公主和溪克與愛谷出去，卡脫對慕司道：「我們未出發以前，我有幾個問題，須和你商權。」慕司道：「凡你所問，自當把所知道的答案答你。」卡脫道：「你見今王的音容舉止，像和從前沒有不同，但你意想中，有此人不是仇曷姆的思念，是麼？」慕司道：「是的。」卡脫道：「此事我未能澈底洞悉，請你再詳述始末。」慕司蹙眉道：「咳，卡脫先生，這是變幻莫測，我無從述起，怎樣呢？」卡脫道：「你想或有人假冒麼？」慕司道：「是，我又不相信。」卡脫道：「還有意外的勢力，逼他和你決裂麼？」慕司躊躇了一會，始道：「這意思我尤其不相信，還是第一意有些近情。」卡脫道：「你想他於音容舉止中，未免總有破綻，所以隔

絕你，使你不能窺破麼？」慕司道：「我雖不能確信他是的，但除此以外，實無答辨。」卡脫道：「還有一解，或今王仍舊是以前的王，惟他腦筋被毒所傷，反他宮態。」慕司道：「這倒我不相信，世上怎麼會有這種事呢？」卡脫道：「但是你所相信的是什麼？」慕司道：「我相信從前的王，已被人謀斃，現在的王，不是從前的王。」卡脫道：「請你把御園中見王的事情詳細的告我。」慕司道：「他既遞革我職，我屬下自必看不起我，但我遭無端的遺棄，未免情有所不甘，幾次請求見駕，想一雪我冤，問明白所以遞革的緣故，不料王堅拒不予我見，我於是遞奏王后，亦不蒙召，但御園的鑰匙，我也掌一個，素知王每日午後，約二三句鐘，必散步園中，故一天我在午後兩句鐘，開了御園門進去，等在王所常到的地方，約歷一句鐘，王果出遊，我趨前跪而接駕。」卡脫道：「他既見了你，你看他舉止怎樣？」慕司道：「他很有懼色，像怕我將行刺，故意退步大呼，我跪奉道：『臣因什麼罪，致王大怒。』王一味搖手，叱我快走，我仍請白罪狀，王怒，擊掌，召侍衛四人突出。」卡脫道：「這四人你認識嗎？還是你部下的兵麼？」慕司道：「不是，他們是稅資國人，新招來的，四人淘淘奔奔，逮捕我像刺客一般，有一人，竟把劍背打我，聽得王笑諭道：『快解往傅殿，將軍處，關他到牢獄裏，不准他再擅入。』說着，又冷笑，那時我已，被四人曳出，不得聽他後來的話，出宮後，禁我於獄，數日夜，絕沒一人來探，僅一獄卒，亦稅資人，出入不交一語，我把說話問他，他也不回答。」卡脫道：「諒你在獄的時候，王竟強逼公主嫁於富那田亞的太子，是麼？」慕司道：「或者是的，我在獄內，絕不知道外間事情。」卡脫道：「但你怎能越獄逃出呢？」慕司道：「因我部下一兵，有獄門的鑰匙，他知道我在獄，晚上開門進來，把獄卒迷了蒙藥，負我出外，把平民衣服，和我更換，並給我金錢，催促我快逃。」卡脫道：「他臨走，有什麼說話？」慕司道：「他說將

軍快去，現在的王，不是我們的王了，此事我們莫明其奧妙，敢請將軍借外力的援助，安定內亂，這裏許多兵士，都有反抗的意思，他們都愛將軍，將軍快去快回來，但惜稅資的兵，佔我兵三分之二，勢恐不敵。」那時我想再把話問他，此兵不敢逗遛，恐被人看破，竟自去，從此我決定救國的心念，非逃出國土，求助外力不可，我的來此，是這個緣故，但絕不給他人知道，在路上，我不敢探聽消息，恐被人看出，所以我兒和公主也在這裏，我絕不知道，於此事，我但知我兒愛谷違旨，領兵攻擊富那田亞的太子，已把他殺斃，現在祖國情形怎樣？我一些也不知道。」卡脫道：「請略述貴國王后的事情。」慕司道：「他是我國的母后，我怎敢妄議？」卡脫道：「只要把你所知道的略略告訴我好了。」慕司道：「她是一個西班牙公主，諒你知道的。」卡脫道：「多少年齡？」慕司道：「年方十八。」卡脫道：「他們什麼時候訂婚？」慕司道：「從小聘定，半年前完婚的，后貌美性傲，憤怒時無人能制止。」說着，嘆道：「咳！她是我國的王后，怎麼可以妄議？」卡脫道：「我本來知道你的爲難，但有一事，不得不問，王對后的愛情，你看起來濃厚麼？」慕司道：「這一層我也會注意，細想實情，今王很不樂此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后也愛王麼？」慕司道：「我意看起來，也未必愛王。」卡脫想了片刻，說道：「我一定要親自去，目覩情形，方能決定。」慕司道：「我亦作此想。」卡脫道：「但那邊叛黨，勢必嚴防，外人進去，我怎能到他裏面，一探究竟呢？」慕司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樣？」卡脫說道：「有什麼良策？」慕司道：「一向聽見你化裝的技術，世所少有，我部下有一副將，名叫哀極兒希辣，他是西班牙人，很蒙王后得寵，故現充宮中侍衛長，你若裝了些鬚髯，和他的面貌很像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你要我假裝入宮，刺探秘密麼？」慕司道：「是的。」卡脫搔了頭額，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得到計了。」慕司道：「你看化裝副將的計以

「是麼？」卡脫道：「好，且到貴國再行商酌。」說未完忽從椅躍起，傾耳靜聽，奇愕道：「外面像有人喚我名。」於是向門走去，門外叩門聲起，卡脫開門一看，約瑟道：「外面有人喚你，我想：」卡脫不等他說完，急急趕出，手開大門，忽一人匍匐進來，卡脫一看，是慕司兒子愛谷，腰中刺一劍，衣血狼藉，一手執劍柄，對卡脫道：「請你就近我身，且望你不必拔去我劍，恐流血過多，我不及講出所遇，就此倒斃。」卡脫就走上前，愛谷道：「我們走在街上，忽被人攻擊，我初到貴國，不識路徑，但見當前有馬車三輛，突如其來，向我們三人衝撞，把我們分隔三處，馬車忽停止，車上人跳下，向我們攻擊，我們竟不料出此，我和密斯脫溪克，專誠庇護公主，恐她被馬所傷，到溪克知道他們特來尋釁，把拳打倒二人，但他們人多，我們實不能敵，一回兒，竟把溪克捕去，又一人，把絨毯向公主頭上覆蓋，也捉了去，我急趕向前去救護，忽被一人用劍，刺入腰際，就昏倒在地，到醒，匍匐來此，且……」說着，不能再述，又昏絕於地，卡脫和約瑟急急移他身體入內室，約瑟匆匆去請醫生，約半句鐘後，醫生來，診視畢，喊一看護婦服役，因對慕司道：「公子的傷，不致斃命，惟傷勢很重，約須調治數月，方能見效。」說罷，告別而去，那時卡脫趁醫生的來，匆匆出外，要一探攻擊的情形，依血跡而往，知他們出門未遠，就遇到這暴舉，瞥見溪克的帽墜落在地，公主的胸針並右手套的半段，亦在一處，察看形迹，知那時彼此奮鬥很厲害，但細察車輪形跡，不知向那一方逃走，問旁人，於爭鬥的事情，並馬車撞人等情，都沒有看見，卡脫方要旋身走，忽見一人影，從一宅的門內閃出，向卡脫面前走來，卡脫看他形迹可疑，知道必定是小竊，想施行他的技術，因駐足等候，此人走離卡脫約十餘尺，就停了不走，開口問道：「你尋什麼東西？或我能略為相助，你若不窮詰我得見的緣故，我願奉告你方纔的情形。」卡脫道：「好，你且走近些。」此人就慢慢

兒走過來，到電燈下，卡脫一看道：「噫！你是小竊喬南嗎？」此人驚駭想逃，卡脫急手挽其臂道：「我不加害於你，亦不問你在此幹麼。但你能認識我是誰？」喬南道：「認識的，你是卡脫先生。」卡脫道：「是的，今試把你所看見的告我。」喬南道：「我告訴了你以後，你要捕我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我不捕你。」喬南道：「我今天薄暮，就出來行竊，剛在一宅的玻璃窗外窺，見有二男一女，在此途中行走，那時突來馬車三輛，車夫故意縱馬奔向三人撞去，臨近身邊，車上忽跳出多人，攻擊那三人，勢很洶洶，繼爾一男一女，被車中人捕去，餘一男，被打倒在地，馬車自行馳去，所奇的，他們技術很靈捷，雖奮鬥不很有聲音，一刻兒，已被捕去二人，被打倒在地的，我想大概已經死了，稍等了一回，看見他強自撐起，膝行向前，慢慢兒走入一宅。」卡脫說道：「這是我的住宅。」喬南道：「果如此，那人得救了，但卡脫先生，我還有一事，不會告訴你。」卡脫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喬南說道：「我告訴了你以後，你肯應允不捕我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我早允許你在前，豈怕我失信麼？」喬南道：「因恐株連我，老實告訴你，駕車的車夫，我認識一人。」卡脫驚喜道：「你認識嗎？」喬南道：「他也是小竊，但因技不如我，所以做此強硬的勾當。」卡脫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此人是誰？」喬南道：「他混名叫四眼彼得。」卡脫說道：「你確知是他麼？」喬南道：「當然一點兒不錯。」卡脫道：「你知他住在那裏？」喬南道：「我知道的，凡在晚上去訪他，必能遇見他。」卡脫道：「就在此時，和你一起去，但你姑先告訴我，今晚在此宅內行竊多少？」喬南道：「我一件東西，未曾竊得，因我方入宅，就見途中攻擊事，心恐宅主人聽見了聲音，出來觀看，我必被他所見。」卡脫道：「好，我相信你的話，但我們要去找尋四眼彼得，路遠麼？」喬南道：「很遠，是在渡口，我現在實不敢引你去。」卡脫道：「什麼緣故？」喬南道：「倘使我引導你去，日後他們知道了，必抱怨於我。」卡脫

道：「我知道了，那裏若不有熟人引道，外人不得進去，是麼？」卡脫又道：「我不使他們知道我是卡脫，你肯引我去嗎？」喬南道：「但是你當化粧而去。」卡脫道：「是，我們且到自主街，進我另租的屋內去化粧，然後和你同行。」按此宅卡脫專租作化粧並憩息的所用，卡脫喚一馬車和喬南駕車同去，既到此宅，喬南等於樓下，卡脫上樓化粧，一刻兒，卡脫裝成一農人出，蠢狀可掬，喬南注視而笑道：「無怪紐約城中宵小，莫不望見你的影子也可怕，你怎麼能作這樣的變相呢？你現在要命我怎樣？」卡脫道：「你祇須導我到那裏。」喬南道：「豈我亦把你做賊告訴他們麼？恐不可以。」卡脫道：「你竟把我的真名告訴好了。」喬南道：「還是告訴他們你是鄉村的賊麼？」卡脫道：「不要，你儘管把卡脫的名兒告訴他們。」喬南說道：「這怎麼可以呢？」卡脫笑道：「你告訴他們我是卡脫，日後他們知道我真是卡脫，那必不至於怪你，還有，你這樣告訴他們，他們必不相信，要喚我面訊，我能進入他們那裏了。」喬南道：「但是姑且一試。」卡脫道：「我們既進去，你只要看四眼彼得在裏面不在，若在裏面，你打一招呼給我好了。」喬南道：「以後我當怎樣？」卡脫說道：「你只要把渡口遇我告訴他們，想你們所稱的渡口，是一酒家。」喬南道：「是，果一酒家的暗號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不論何人，都可進去，何必這樣周折呢？」喬南道：「酒家的外室，果任何人可出入，但他裏面祕室，非個中人，不得進去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你導我進外室，然後自己進去告他們道：『外室有一賊自稱卡脫，要求見，他們勢必出探，若出探，我不得進去，那麼咎在我自己，但你最要緊看四眼彼得在裏面不在。』」喬南說道：「好自當遵命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我們快動脚。」說着，一同出外，約半句多鐘，已到渡口酒家，喬南導卡脫進去，對他道：「你在此且等。」自己進去，招酒家主婦出，遙指卡脫對她道：「你看那裏所坐的一人是誰？」婦

道：「是賊，不知道他姓甚名誰。」喬南道：「他自稱是卡脫。」婦驚道：「什麼？他自己告訴你麼？」喬南說道：「是。」婦道：「他什麼時候告訴你？」喬南道：「就在此時。」婦道：「在那裏？」喬南道：「在渡口。」婦說道：「好，你且喚他進來，介紹於我。」喬南出導卡脫到該婦前，替他介紹道：「這是卡脫。」婦笑道：「你究竟是誰？」卡脫慢慢的道：「這名我常借用的，因使同業知道了，必詫異研訊，故喬南的來此，亦利用這名兒。」婦點頭道：「你意很好，深有詐變。」卡脫道：「這裏同人，若確以我爲偵探，必因自衛計而喚我進去，若不我以爲偵探，亦必問我所以冒偵探的緣故，喚我進去，但是我可在此匿身片時，未爲不可。」婦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但現在此，有一二人相識麼？」卡脫道：「都不相識，惟……」婦道：「誰？」卡脫道：「惟有甫孽且一人相識，但現在他已死了。」婦道：「是，你姑進去，把你事詳告我們，倘使你不從實告訴，將使你終無宣告的日子，你知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我固熟諳此例。」婦道：「投屍的河，離此不遠。」卡脫道：「我亦知道的。」於是婦做先導，到一處，房屋很闊，地位極低，此中烟氣酒氣，充滿屋內，有十數人散坐，或作叶子戲，或在一隅密談，或喝酒說笑，見酒家主婦和喬南，導卡脫進去，莫不驚異注視，當婦先走時，喬南密對卡脫道：「那一隅的三人裏，面向我們的，就是四眼彼得，其餘二人，或亦當時的駕車的，但不得而知。」卡脫佯作沒有聽見，仍跟這主婦前走，因酒家主婦，已走入房屋的中央，旋指卡脫對衆人道：「我友叫我引卡脫見諸位。」衆聽見了，莫不驚駭，不知所措，在一隅的三人，尤其驚恐，各人拿出手槍，防備拒捕，卡脫立於婦旁，向四周一看，絕不怕怯，婦笑道：「嘻！怎麼真卡脫這樣的蠢蠢呢？」大家方始知道和他們開玩笑，因各相顧而笑，納槍衣袋中，既而四眼彼得走近婦前道：「穆德，究竟爲什麼事？」卡脫接下去道：「我且告訴你們。」於是大家對他注視，卡脫退一步道：

「我是一個陌路人，從未和諸位中任何人相識，諒諸位亦未必有一人曾經見過我的面，現我正要覓地藏身，走到渡口，因指喬南道：『我遇見此人，他自云叫喬南，我告訴他，我具卡脫，他不相信，我道：『我真是卡脫，他就引我到穆德處，告訴她緣故，穆德引我到此。』』說着，四眼彼得將要走去，卡脫道：『且慢，我話沒了。』彼得道：『你不要噲噲噲，我將有他事。』卡脫道：『是，我也沒多說話，不過我一向做剪綹的勾當，倘使諸位不信，儘可一試其技。』卡脫說到這兒，大眾起立，把卡脫圍在中央，看他怎樣，中有一人道：『你怎樣試法？』卡脫對他一望，知道他亦作剪綹勾當的，因笑對他道：『你且看好，』說着，在眾人中繞行一周，口唱法蘭西歌，形容可笑，卡脫趕到一人前，挽他手臂，左右盤旋，效作跳舞狀，一回兒推去了，又挽他人的臂，依照前樣，衆人都大笑，卡脫也笑道：『今天我事情完畢，不愁沒錢買酒，』於是又推去，再挽第三人，此人不願就挽，前二人道：『我們被挽時，你們笑我，到你不願就挽，豈叫你專門在旁邊看戲？』說着趨前，強把他推就卡脫，卡脫逐一照前而行，將臨及室隅的三人，卡脫趨挽其一，盤旋片時，並不釋去，再挽一個，繼而四眼彼得也就挽，卡脫二手挽三人，都不推去，四人盤旋室中，大家注視大笑，一回兒，忽把三人向一隅推去，聽得金屬的聲音，悉在室隅，衆人聽見了聲音，大家驚恐，因老吃官司的一聽見這聲音，就知道是手鐐，所以大家探手入袋，要拿手槍，不料都被偷去，各回卡脫徒手搏擊，忽見卡脫旋身解開胸襟，二手槍已握在手中，又見室隅三人，被一鏢所連鎖，卡脫叱道：『你們站定，不要過來，我早告訴你們，我是善於剪綹，現在我的本領怎樣，你們的手鏢，已盡入我衣袋。』說着，解脫他衣擲在地上，並道：『我進來時，已把穆德和喬南的手鏢竊去，現在我已把他們三人捕住，你們想怎樣？』其中一人道：『我想你若和我們開玩笑，可以停了，勿再這樣惡作劇。』卡脫

道：「不，我不是開玩笑，我豈不說過是卡脫麼？現在我專捕四眼彼得和其餘二人，不涉你們，倘你們有一人出而阻止，我必定用手鎗對付，不是開玩笑的。」又一人道：「卡脫先生，但是你要捕此三人，自必有故？」卡脫道：「是，四眼彼得和其餘二人，今晚各駕一馬車，去衝撞溪克和他國人與一女子，其地去我家不遠，那時車上人跳下，攻擊溪克等，劍刺他國人，傷得將要死。」彼得道：「我們中沒一人行這事。」穆德叱道：「你不要開口。」卡脫道：「那受傷的，雖很厲害，或未必死，但溪克和一女子，竟被他們劫去，若你們肯導我，那末我盡救你們，且忘却我嘗來此，一你須担保溪克和該女子不受傷，二你明白的告訴我，在那裏可覓得他們，倘照此二事，那末我像來時的出外，否則：」穆德接道：「很好，當遵你命。」因走近被鎊的三人那邊，對彼得道：「你聽見卡脫先生的說話麼？」彼得道：「我不是聾子，怎麼不聽見？」穆德道：「但你肯應允這些，卡脫必不加害你和我們。」說着，旋問卡脫道：「你的說話是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是。」穆德向大眾道：「我是你們的首領，凡我的說話，須遵行無違，你們知道麼？」大家都道：「知道的。」穆德對卡脫道：「卡脫先生，但是請你把手槍還他們，表示你話的可信，且解此三人的手鎊，於是你和彼得等三人出外，縱談一切，你意下怎樣？」又問大眾道：「你們以為是麼？」大眾道：「很好。」穆德旋轉去對卡脫道：「請你照話而行。」卡脫不開口，把藏槍的衣擲於衆人面前道：「你們自己去認。」衆人趨前認槍，卡脫開去三人的鎊子，穆德道：「好，我事完了。」卡脫道：「你們可勿憂，我已允許不加害你們，我僅和彼得等三人講話，其餘的人，儘可喝酒吸烟，像你們平常的狀態。」穆德道：「好，我們亦不害你，你請放心。」卡脫赴一隅，和彼得等三人講話，彼得道：「我所知道的，自當實言，你知我是專駕夜車，或可藉此竊劫，昨晚，我照常出候路側，忽有一人對我道：「你願得

金洋百枚麼？」卡脫止住道：「你勿述此等話，我都知道。」彼得道：「你將問些什麼？」卡脫道：「你第一須告我，該女子平安嗎？」彼得道：「女子很平安，我聽見他們有相戒勿傷女子的命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溪克怎樣？」彼得道：「臨捕時亦無大傷，惟現在怎樣，我實在不知道。」卡脫道：「他們捕到那裏去了？」彼得說道：「到海濱輪埠。」卡脫道：「在海濱輪埠麼？」彼得道：「是，我們把二人捕入車中，就馳往海濱，他們都說西班牙話，既抵海濱，我們瞥見一大輪船，不知道屬何國籍，路中又聽見他們說，該女子是出亡的公主，特來此尋還。」卡脫道：「這句話不錯，後來怎樣？」彼得道：「還有一個受刺倒地的，據說是該國參將，叫凱白里，他們很望他死，但我因此大憂懼，故後來強勒之外，加我百金。」卡脫道：「是的，後來怎樣？」彼得道：「我竊聽他們講，將捕溪克同去，途中，縛投於海，我僅知此，請你救我。」卡脫道：「你離開他們時候，確知該女子和溪克絕不受傷嗎？」彼得道：「是，因他們的就捕，僅把絨毡蒙頭，未會橫肆摧殘，但從中竟有二人，反被溪克打傷。」卡脫道：「你可會聽見人的姓氏麼？」彼得道：「未會，但……。」卡脫道：「你聽他們商議投溪克於海的時候，會喚他人的名字麼？」彼得道：「未會聽見，我祇聽見有一人道：『我們何勿縛送將軍處，由他發落爲妙。』」卡脫道：「如此溪克在途中，未必會死。」彼得道：「是。」卡脫道：「好，我沒別的問題了。」就起身和穆德道別，出酒家自去，先到海口輪船註冊處詢問，知四眼彼得的說話，並不虛構，昨日有一外國輪船進口，出口的日子沒定，或云須逗遛數日，或云事畢就要開行，但今日黃昏已開去，諒必他事情完了，卡脫探訊後，急歸家中，已三點鐘，入室，見慕司將軍，坐在他的兒子床邊，方寐假，聽見了腳聲，忽驚醒，見卡脫，喜道：「醫生說愛谷的傷，不致命，須稍延時日。」卡脫點頭，把出探情形，述給慕司聽，慕司道：「按我們所定的計劃，須速

到我國爲妙。」卡脫道：「這是固然。」慕司道：「我想我們可比他們先到卡陸沈。」卡脫道：「什麼緣故？」慕司道：「該巨艦速率很慢，且行水路，我們可先趁輪，赴法國海鹽口岸，然後由火車去，我們至少可比他們先到一天。」卡脫道：「好，但是我們明天就動身。」於是告別而出，歸臥室寢息。明晨，卡脫對慕司道：「我意將軍須化裝，以免他們認識。」慕司准其化裝，於是卡脫、慕司、派司單三人化裝訖，就趁輪往海鹽，繼坐火車，進卡陸沈國境，很平安，不見國中有什麼動靜，及抵京都有拉帕，時已薄暮，三人離火車，僱馬車，在路上行，但見都中人民，歡欣踴躍，很覺喧鬧，聽得人呼道：「王的巨艦將到了，公主納漢棟娜亦歸國了。」卡脫潛問慕司道：「他們如此歡呼，什麼意思呢？」慕司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你部下的叛黨在那裏？」慕司仍搖頭道：「不知。」卡脫道：「此事很離奇，他們既不歡迎公主，致公主逃奔外邦，今她歸國，脚未抵埠，人民竟欣喜歡躍的預備迎接，是又何故？」慕司道：「你且等一等，明天必明白這個緣故。」卡脫道：「若巨艦已進口，我們今晚必須探得情形，不知道溪克的存亡怎樣？」卡脫方要說下去，馬車已到旅館的門，慕司挽卡脫手臂道：「且慢，此處有一部員，他或知情，我姑試問問看。」說着，忽見衆人分道，從人叢中現出兵一隊，兵官騎的馬，走近對慕司道：「凱白里將軍，我們敬迎接你，你是化裝回來，很令人懷疑，今請你們下車，我們已預備一居處，做公等住宿地。」慕司方下車，聽了這句話，忽領悟道：「你說這話，還是來逮捕我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是的，你謀爲不軌，行將正國法，快快跟我去，未及明日的早晨，你身早要死在斷頭台上了。」說着，傲然作藐視狀，當卡脫走下火車，坐馬車，覺得氣空中有不寧靜的現象，及聽見了人民呼聲有異，就知道事變來了，正想着，忽旋身瞥見一武官騎馬和車並行，暗驚道：「事敗了，我們離紐約時未曾秘密，那裏必有電

來此。說偵探卡脫將軍凱白里和他夥伴趁船往卡陸沈了。但此處報紙必登載這事。況他們派人到美國捕公主回來。必另有人竊窺我們的舉動。無怪他們設人民歡呼的計策。引我們進來。因潛對派斯單道：「我們的來已被惡黨窺破。必要來捕我們。倘我們一進這牢籠。勢必束手等死。務須設法逃避。方可後圖。」派斯單道：「是。我也懷疑。今你命我幹什麼。我必遵行。」卡脫道：「你見那人常騎馬。跟在我們車旁麼？」派斯單道：「看見的。」卡脫道：「他從車站已跟踪我們而來。你覺察麼？」派斯單道：「我亦覺得的。」卡脫道：「看他的馬。是一頭名馬。你帶刀在身麼？」派斯單道：「帶在身邊。」卡脫道：「且拿出準備。我說舉事。你急出刀。刺馬上人。務使此人倒地。但當心勿刺傷那馬。」派斯單向旁四顧道：「我能行此。」卡脫道：「等此人倒地。你急跳上馬背。騎而逃去。」派斯單道：「但你……」卡脫道：「不要聲張。事急了。沒工夫說明。」那時車到旅館門首。兵隊出現。坐騎的兵官來車前。卡脫乘他不備。一躍而前。不等派斯單刀刺。就跳攬其人。曳他下馬。擲於車上。派斯單跳上馬背。和車同馳。同時卡脫快挽慕司的臂。力推上車。對慕司道：「你急縛此人。」於是卡脫把馬車車夫。推倒在地。跳上他的座位。執鞭策馬疾馳。馬受驚狂奔。車外的兵。大家來扭住馬韉。卡脫丟去馬鞭。拿出手鎗。向扭馬韉的亂放。二兵受鎗倒地。一兵已死。還有數人被馬衝倒。大聲呼救。此事成於一剎那間。及人覺察。想所以禦擒的方法。卡脫等已劫該兵和老將慕司策車遠去了。到車出五十步之外。聽見背後槍聲如雷。彈落如雨。或中馬身。或中卡脫的衣上。卡脫頭上的帽。亦被打去。臂上中數彈。幸馬中彈。不致立刻倒斃。奔躍越速。且嘶且奔。忽向右轉。入一窄道。卡脫回前望去。三面都是牆。不見有轉折路。因驚道：「不好。豈誤入不通的路麼。想沒了。車忽撞於壁牆。勢很急烈。致把車座躍起。馬已倒斃於地。卡脫身體被躍。拋入短牆。適

有一女子散步至此，卡脫身體恰巧墜在她足旁，想要起立，因墜勢過猛，起又旋仆，撞在女子身上，女子於無意中，忽見自天墜下這莽漢，大驚要呼，卡脫急起掩住她的口，把手巾杜塞，使勿作聲，輕輕對她道：「女郎聽好，牆外兵隊馬上就到，呼聲大震，追趕而來，他們特來捕我，今我在生死呼吸間，不暇計及你是何人，務乞匿我救我，若你想逃走，或欲呼喚，我不得不拿出野蠻手段來。」說着，遙望草地外一疏林，林中屋角外露，有蜿蜒曲徑，可通那裏，不待女子的應允與否，竟抱她速上該屋趨去，未及三十碼，已抵此屋的門前，見法蘭西式的長窗，都洞開，就走進去，把門窗盡閉，再下百叶窗，放女於椅，取去塞口的手巾，對她道：「勿聲張，此處很黑暗，你我不能相見，我仍不知你是誰，若你不要害我，我亦決不侵犯你。」當卡脫閉窗時候，僅靠屋前電光燈，略見女的容貌，但不很清楚，惟知她必爲貴家婦女，於是恐她逃逸，把一手攔她肩，一手伸於前，以便她逃逸時，可以攔住，豈知女既不逃，亦不怒，既不開口，又寂然不動，卡脫問她道：「我的話，你聽見麼？」女道：「聽見，的，你要求我勿響，故我不講話。」卡脫笑道：「但是你是誰？」女道：「我是一女子。」卡脫道：「此處是那裏呢？」女道：「是王宮。」卡脫道：「從這樣說起來，此屋是王后的私第了。」女道：「是。」卡脫道：「你是王后的嬪侍嗎？」女道：「你說是的，也不妨。」卡脫道：「此屋是你所住的房屋麼？」女道：「是，在此僅我一人。」卡脫道：「但是我的在此，可平安而無人敢擅入麼？」女道：「雖無人敢擅入，但我須問你，究竟要在此逗留幾時？」卡脫四顧道：「若不是此屋如此黑暗，我可告訴你，但今既不能窺望外間境狀怎樣，我僅可道：待暴動稍定，我方可離此。」女推卡脫手道：「請你放手，我決不聲張，亦不逃走，你知此宅是王后的私第，我爲……」說着，略躊躇道：「我就是卡陸沈的王后。」女子固操西班牙話，音調中很有毅烈的氣概，卡脫暗想不如

不答爲妙，所以默不作聲，二人既靜默片時，后又問道：「怎樣？」卡脫道：「我實在不該，方才驚犯貴體，幸后大度，或能恕赦，此事很離奇，怎麼我被躍拋入，竟在后第的園中，且墜於王后的足旁呢？」后道：「你被拋而進來嗎？我想你必踰牆而入。」卡脫道：「此事姑無論，我先請問，此處四周，可保沒人擅入竊聽麼？」后說道：「我已告訴你，這裏是我的私第，在王宮的最後一部，沒人敢擅入的，雖國王非人傳報，亦不得入。」卡脫笑道：「但是我現在的境地勝於王了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后道：「你擅自闖入，我又怎麼知道你是誰呢？」卡脫道：「不，他們逼我來此的。」后道：「你進來時，怎麼這樣粗莽？」卡脫道：「我在鎗林彈雨中，急要逃生，安得不倉猝呢？幸得到此，否則，早被害在兵手裏了。」后道：「適纔的鎗聲，專爲打你而發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是。」后道：「但是你爲……話頓止，卡脫道：「且說我爲誰？」后道：「我亦不知，惟知你是美國人。」卡脫道：「是的。」后道：「今天我在宮，耳聞凱白里將軍，和一美國偵探返國，該偵探藏匿公主納漢棟娜於家中，他特來侵奪國王的權利，其名叫卡脫。」卡脫道：「我就是卡脫，現在試問后，他們捕我幹麼？」后道：「倘若捕獲你，將把鎗擊斃你。」卡脫聳肩笑道：「何其兇呢？」后道：「傳聞的事情，固屬確嗎？」卡脫道：「什麼事，我不很明白。」后道：「你來此，要干涉我國內政，是麼？」卡脫道：「是的，我特因公主納漢棟娜的事而來。」后道：「但是凱白里將軍的事情，你亦須干涉嗎？」卡脫道：「照事勢論，必干涉的。」后默然了片刻，改操英語道：「卡脫先生，你想我藏你的事情，若一旦宣露，那末你我的危險，還可說麼？」卡脫道：「這本可不解，思索而知道，后是西班牙的公主麼？」后道：「我本來是西班牙人，現在我的私第，且……說到這兒忽停止，低頭潛聽，急對卡脫道：「勿聲張，」卡脫忽聽見窗外，有人行動聲，說話聲，聽了片時，后忽躍起，手掩卡口，挽他臂，推向

一隅，就是后憩息的榻，到了榻旁，細聲對他道：「快快！不過這裏是你藏身處。」卡脫道：「那裏？」后道：「速匿在榻上，外面又要叩門了。」卡脫跳上臥榻，室外洋台上足聲已近，后急以衣數件，擲蔽於卡脫身上，倉猝間，窗外已連叩三次，后毅然問道：「門外是誰？來此幹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臣是宮中侍衛長，特來探后平安。」臣知道：「后道：「你等在所立處。」那人道：「是。」后於是開亮電燈，看榻上沒破綻，因開窗，見侍立共五人，第一個是侍衛長，後跟兵士四人，及后走出窗外，侍衛長跪奏道：「侍衛長希辣，求國后原宥，因我擅入驚擾，今天我們有一追捕的罪犯，人們說他逃進御花園，臣恐：」后毅然道：「你恐怕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請后警備，臣恐此犯入宮，傷及國后，臣可否一詢，會見過此人麼？」后道：「我睡眠榻上，你想，我能看見聽見麼？」侍衛長希辣，你怎麼忘記了名分呢？此處是我私第，你不應擅入，當遣我的宮女來探方是正當。」后說着，瞥見希辣兩眼，注窺室內榻上，因把身體遮蔽，不料希辣亦退跪於左方，仍探窺榻上，后不敢旋身，心中不知道榻上的人，究竟會被希辣窺見否，因揮手道：「你快去。」希辣道：「臣可派一兵在此守護。」后道：「隨你的便，你快快離此。」希辣於是起身，鞠躬退出，后等他去，把窗關閉，以放下百叶窗，使室外人，絕不能見室內，旋身向榻上一看，不覺失笑，但此笑不是喜幸，很含憂惶意，自驚道：「榻上的人，已被希辣所看見，無怪其專注窺我榻上，因覆於卡脫脚上的衣服，已滑下於地，卡脫的兩足，已露出在外，因癡立半晌，不知措手，未識希辣還是去報告王，或匿伺在此，要捕獲此人去邀功麼？」繼思希辣爲人，很貪功名，勢必匿在此處，希望捕獲此人，因把門門下鎖，且蔽窗幔，熄滅電燈，向榻走去，揭去卡脫身上所蓋的衣服，挽其臂曳他起道：「跟我來，現在我的危險，和你共同，侍衛長已看見你匿在我榻，他知道你在此，停一回必再來，恐他已在窗外竊聽，如之奈何呢？」